

甄正論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38



甄正論卷上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嶷撰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龔俗。情未曉於大方。生於季代。心有昏於通理。每遲迴於聞見。踐歧路以躊躇。竟迷滯於言說。仰夷途而顛躓。自懷此惑。行積歲時。希爲指南。坐祛知北。

先生迺隱機而對曰。余少聞詩書。長好墳籍。耽翫有年。披覽無倦。簡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辨紕繆。久蓄靈臺之鑒。恨無起予之商。子今質疑。不失言矣。

公孫佛

心存悔道教

道教天尊

公子跪而進曰。夫紀事之書。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糟粕。實先王之遺廬。此乃末俗之談焉。足言誼。至如釋迦貽範。法王演化。超九流而獨步。歷萬劫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闡域。愚智莫窺其兆朕。皎皎焉若十景之耀青天。滔滔焉似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代之聖旨。不俟僕之一二談也。夫道之為教也。其來尚矣。爰自黃帝之書。逮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延齡保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淡之德。慈儉戒剛之用。挫銳解忿之能。誠有益於凡情。固無虧於時政。自家形國。抑有由焉。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

三成三

以為教主。據其經論所說。天尊者。乃道法之宗匠。玄門之極位。天人所奉。故號天尊。原乎造化之先。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乾坤。萬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先生學富蓬山。藝兼石室。道該儒史。識辨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鐘佇扣。敢遡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

先生乃仰天而歎曰。此迷固眾。豈獨子焉。進坐。吾為子論之。夫道之為教。起自黃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諦聽之。吾

僧玄嶽。關天尊
成之說之虛誕

爲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地之內，耳目所泊者，咸可究而詳焉。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爲子據史籍，憑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鈎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爲天，氣之濁重者

下凝成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沌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光以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乃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卽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卽生在三才之內，不得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可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乃爲陰陽天地之所生育。豈

能先天地哉。請究斯理。虛實自彰。不假旁求。稽之經史。

公子懼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但習俗移人。觸塗多懵。以愚不了。尙有惑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按道家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部帙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涓木之下。處三清之上。總九仙之長。朝會百靈。階級萬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煩高聽。希暫釋疑。

先生莞爾而笑曰。子何惑之滯乎。重爲夫子揚摧而論之。子察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非雅正之談。典籍不詮。並爲虛謬之說。縑緗可驗。緇素難誣。教異外方。跡基中寓。考之史冊。同明鑑之臨形。求之帝載。若權衡之準物。自無懷以往。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黃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尙書。綿乎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昭洞紀。陽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祀顯著。大無不

錄細無不載。禪讓戰爭之帝。淳澆步驟之皇。神祇變見之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蛇之通感。魚鼈贊兕之精靈。爰及樹石奇怪。鬼妖魑魅。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詳其事。自天皇啟運。帝業權輿。逮自人皇年代綿遠。五姓爲其宗本。七十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紀。九十一代。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樸。自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三紀。七十二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一十八代。合一千五百二十年。文字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

史官立焉。歷然可觀。備諸方冊。天尊之義。閭爾無聞。以此推之。足明虛妄。昭然可驗。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詞。藻雪心靈。清滌耳目。自可韜聲屏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再黷高聽。有媿迺心。請更詳之。冀申積晦。按道家教迹。義旨甚多。法門名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乃包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朱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爲子備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非實。皮

西華真經卷一
五
之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六部。咸是偽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書。偽中生偽。銀函瑤格。虛內構虛。紫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韜之說。亦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庸情撫實。足爲虛妄。但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主。可說說經無主。自曉僞端。拔本塞源。詎勞繁述。夫子今尙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加爲勝。以佛經有十二部。乃加二十四部。總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根染塵。因茲結罪。遂于六根之上。每根開六

種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密。三十六部。僞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覈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卽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僞造。咸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

張道陵自云於峨眉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術道陵乃自偽造道經數百卷經中敘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云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于道陵所造偽經之中創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偽經以增其數三洞偽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諸天真人編玉爲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金書者鏤金爲字今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爲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

篆道家明真行道于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僞若玉字本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譯以隸書卽彰玉字是文明所改篆書體僞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僞字以此驗之皎然可悉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函秘以玉藏以銀玉貴故用以緘經準此虛詞全爲詭妄但仙宮人代貴尙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爲天宮之珍人

聖上論卷一
間聲色。可爲天宮所重。聲色僞經說妄。銀玉何乃是真。財色對境是同。彼此有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又云。紫筆朱韜。此更虛僞。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槩。或謂之札。或謂之觚。元無筆號。豈有天尊已稱爲筆。況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執計。妄以爲色。在於賢聖。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籤題之名。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書之號。乃俗書之異名。兵誌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似是美名。韜理全成僞跡。

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乃謂先生曰。伏聞眾口爍金。積毀銷骨。先生此誼。無乃是乎。未解沈疑。更希良釋。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煙暉霧液。聚氣爲文。芒垂八角。字方一丈。靈寶具顯。奚所惑哉。先生曰。情蔽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沈淪溺喪。往而不返。靡思己惑。翻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爲子述。此經意旨。久已曉之。蓋敘真文僞濫之原。顯靈寶虛妄之跡。既云天尊含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物象。孕育羣形。說經不託空聞。造字何推氣結。此文明等僞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乃云天尊感雲

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丈。冀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隸之體。若其真文。應現於此下方。警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真文現在上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呈詭怪之跡。徒陳海棗之論。寧思蝸角之虛。此又僞也。

公子曰。玉字之文。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之天。玄都之境。玉京仙宇。金闕天宮。空青寶林。洞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爲子說之。子果見問。今爲子具陳其妄。按靈寶僞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

而上。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二太明玉貌天。第三清明何童天。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無越衡天。第八太極蒙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二竺落皇笏天。十三虛明堂暉天。十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煥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十始黃考芒天。二十一太黃公重天。二十二無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極元樂天。二十四無極曇誓天。二十五浩庭霄度天。二十六淵通元洞天。二十七太

文翰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九太虛無上天。
三十太釋騰勝天。三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
平育天。按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號。卽明元無
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此三十二天。總是僞立。何以
知者。今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天名梵度
天。竊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玉篇說文字林字統。竟
無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與無現之流翻譯人造。
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在于此方。先無此字。
後葛洪于佛經上錄梵字。訓以爲靜。陸法言因而撰
入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于佛法東流之前。此

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于佛法之後。卽是偷竊佛
經。近始僞造。進退無據。僞跡自彰。大羅之名。實此之
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仙宮。玉京靈岫。按經
所說。玄都是玉京山上宮名。京闕乃玄都宮之闕。稱
尋詣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是此土之教。天尊是此
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蕃。居止合于茲地。自從文字以
來。帝王境域。上自軒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東不越
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纔至象郡。北尙阻雁門。此中濶
狹可知。近遠斯在。又據十洲記。四夷傳。地里誌。輿地
誌。括地誌。汲冢書。並無玉京玄都之域。未審天尊何

處施化。若在諸天之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諒亦語言不同。至于文字尙好。是事懸隔。但天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叢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計。執有貴賤。在于上天。初無此事。乃以人間妄計金玉珍貴。用標仙都仙闕之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方域之言。隨地改革。萬里之內。音旨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此土。復須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合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錄門人。降自

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爲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又空青之林。凋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冀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彌增僞跡。轉益虛宗。按靈寶三清天號。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經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

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僞。靈寶列三十
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
不合。祇有三十二天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
三十二天內天。三清大羅。是其別號。則列三十二天
名數。合標別號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
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構虛。徒
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
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無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
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僞也。老子驅車西域。
竟無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繫風之說。再三

虛妄。僞跡逾彰。所言九仙者。按經所說。仙有九等。等
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
仙傳中。何爲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爲劫火所
焚。不入證聖之位。究其僞狀。卽此之流。

公子曰。先生辯圓宏開耀。詞葩于舌杪。言泉迴注。瀉
文瀨于談端。若春景之煦薄冰。類秋飈之拂危葉。辯
卽辯矣。疑尙疑焉。按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
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無疑。始
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
其土名。如何高論。總排爲僞。

先生乃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于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于莊生。余昔怪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號。將上清豈殊。前已昌言。今復置惑。按三十二天。天無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參差。始終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于其境。不似人間分疆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感彼果。咸無土地之實。眾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虛僞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誤。

甄正論卷上

甄正論卷中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嶷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其實。按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停運。風雲歛靄。以清澄。若非大聖。孰能致此。

先生曰。無天尙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削。風雲隨其指揮。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斡運。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

聖上諸名
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或薄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尙書史冊。以示將來。況天七日不轉。經七百刻。自天地以來。未有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但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耀。以華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矣。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聽。二遍盲者目明。三遍瘖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鳥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于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瘖跛之疾。亦無塚墓。

聖王論卷中
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天尊于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原無此疾。按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曾臆。造此僞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僞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僞。不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辯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爲子舉例論之。道家稱天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尙質。漓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于上。臣亂于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樸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

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漓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淡清虛。雌柔寡欲。逗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僞非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生執僞。後之靜信。豈復妄哉。請少詳之。無爲孟浪。按道經云。樂靜信等。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僞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僞造元始。下代同僞。豈不解假立天尊。公子前惑其初。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泝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始天尊。自知無據。爲佛經說釋迦棄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論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愈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知。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殷掌樂之官。命氏後爲樂姓。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尙書周書。何爲不載。史記洞記。何故不書。又鞠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月窟。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薛荔于長流。足驚視聽之說。蒂芙藻。

于喬木。殊爲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井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偽。無一實存。在于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討名理。年過知命。研幾不疲。傍瞻宇宙之間。歎言論之無偶。俯觀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攄懷抱。若能架虛成實。變偽爲真。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之力。希一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爲虛妄。在于僕也。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僞乎。按吳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授之。而誠禹曰。事畢。可秘之于靈山。勿傳人代。禹遂用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于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于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獻之于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羣臣。莫能識之。聞

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賚五符以問孔丘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識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于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卽未詳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跡分明書史具載謂虛也言何玷歟

先生于是怡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染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寶經僞未曾說靈寶符非若得引符證經亦可指火爲水况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尙古縱將爲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爲寶重此表符之功非標經之妙宗自是鬼神之錄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矯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爲老子之符冀成靈寶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書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

取符上靈寶之目。偽題所撰之經。若于文明後修。此之二書。亦皆虛偽。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事參之。先後咸偽。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國。此乃凶妖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實由靈寶之符。夫子徒欲光揚。詎能掩其災禍。飾詞崇偽。未得驅珠。討本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偽。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偽。至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記。備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偽于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爲柱下史。後遂西入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爲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誠剛守雌。挫銳解忿。行慈恭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天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爲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爲。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

官西赴還乎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一中之本。真如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摳衣學道。故遙尊曰師。並老子西昇經文。既稱佛是己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化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乾竺。乾者天也。易三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乾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于乾字之上。故云竺乾。又按西蕃自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竺。無竺乾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

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元始內傳。並是近代道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僞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僞。按史記及前漢書四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蕃名。其數極眾。月支。疏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尙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况釋迦本是中天竺國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

是胡國王。驗此經文。再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作誣惑聾俗。欲令敬奉。又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殊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偽自分。不待言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羣臣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現實。豈曰虛乎。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于三世。明罪福于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眞如之理。旨意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太狂踈。凡所述作。須委曲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兩楹夢奠。十哲撰記言之論。姬文拘羨。明夷之義。載數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非無表明。修靜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虛。按前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眾五萬來降。獲金

人。帝以爲神。列于甘泉宮。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云。其傍有身毒國。身毒者。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有。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僞。何爲唐朝昊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卽老子應身。何妨實說

經也。

先生不覺嘔吁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自云竺乾有古皇先生。方將撤軻金河。裹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該此說。始終參差。良爲構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甚釋迦盛德。準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驅車以之西土。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僞在目前。詎煩言辯。作僞心勞。蹤跡彰露。旣云乘

象入胎。變身為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遣誰相化。卽是伯陽自生爲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按此化胡入胎。兩端皆妄。說經之事。一槩成虛。設令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佛。佛是老子應身。卽是道法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染衣。投欸緇侶。變鼻聲于穢響。革狼顧于邪心。而乃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途而踈足。泛欲海以沈艗。不復本以歸宗。良爲此經先僞。

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于邃古。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正真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而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背正而扶僞。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乃捧榮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以茲擬議。何不量力者歟。且道之爲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派成萬彙。子云邃古。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道。虛而能通。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于災橫。順生而壽。苟違斯理。

必罹殃咎。逆生而夭。故老子云外其身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此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己身。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眾共推之。免于患難。終于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己身。陵人傲物。貪聲色財利。以資奉其身。生益其生。爲物所惡。身受折辱。嬰于患禍。天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屏聲色。卑宮室。薄賦歛。省徭役。務農桑。君上垂拱而逸。臣下鼓腹而樂。上下交泰。風雨以時。日

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舜是也。君主奢侈僑泰。崇飾宮室。耽愛聲色。徭賦繁重。頭會箕歛。勞苦生人。法令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于上。臣擾于下。盜賊災起。宗社傾滅。此爲有生。桀紂是也。修之于行。謂之身道。行之于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子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爲。則時雍俗泰。人能體道無爲。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

聖正論卷中
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所言不死者。終其三壽。不爲天
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卽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
兩觀。同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彼。識辯心生。推尋識辯
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
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卽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
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
幽達微。故致此疑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僞經。無
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有三寶。寶而
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慈者。慈
悲愍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爲天下先者。

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亦有益于行。
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實
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家每朝禮此三
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
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行此
之道。正而不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
假號。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
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可自知。在于
理中。何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者。心。心外
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

大人居一焉。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逕迴世諦之間。妄號正真。虛名大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僞妄。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冲天。五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傳中。豈關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朮之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熏修。何關于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南王安坐犯法下獄自殺。神仙傳

說云。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叔夜被鍾會譖。見誅斬于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卽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辨氣以宣幽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羨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無風則止。不能無待。况乎龍鳳哉。自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網者。靈寶玉京山。僞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網。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僞造。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行。謂

之步虛。此是僞經。先已破訖。何行引僞還證僞耶。
公子曰。又云此僞。敢不聞命。據實經證。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經老子之所說。不同靈寶天尊之僞。與
佛經事跡頗有相參。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
苦。故云動則經再劫。自惟甚苦勤。此則具論劫數之
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說。誠老子所說。後人加增劫事。雜糅
其文。按老子道德二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
內。卽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數之事。道家
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之前。混沌無形。二儀
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
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殺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
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
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之說。按道
德經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老子說
天地開闢之初。萬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
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萬物。此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也。則與俗書所載大綱略同。老子若知
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

以彼證此。明是參糅佛劫不惑。至于靈寶偽經。亦具論劫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教。此亦可知。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說。然則說因果罪福。修善禳災。不無其事。至于行道建齋。威儀整肅。則有三錄所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儼密。不謝佛教。欲以爲非。詎能離間。

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偽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靜文明。潛爲盜竊佛經。前已具辯。無俟重陳。祇如三錄明真三元塗炭自然齋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

咸是偽修。狀跡先彰。不煩再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按偽靈寶齋儀云。三錄者。一者玉錄。二者金錄。三者黃錄。玉錄者。爲天子修之。金錄者。爲王公修之。黃錄者。爲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官。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乞哀。搏頰祈福。多料文采。情規于財利。廣支燈火。意存于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與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響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

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官核算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駕虛矯立。元無其事。設使是實。自是冥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于道士。何得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核算人間行業罪福之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罪。此益虛也。檢尋老莊之文。本無此事。並出靈寶偽經。且冥司之理。嚴于俗法。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卽原。事已彰露。雖首不免。若未三官核算之日以前。預建三元禮懺。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此乃伏欸。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麤淺。尙不免罪。冥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急之科。諒無雪愆之益。

甄正論卷中

甄正論卷下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嶷撰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恩煦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厲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爝火之末光。對曦景之層曜。自可消聲疊足。喻氣歛肩。沈疑未祛。仍希妙釋。但靈寶所詮。咸歸僞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文帝之時。結草爲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賫所不了

句。令問河上公。公答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于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怪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于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陛下焉能富貴貧賤耶。帝乃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之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爲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乎。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僞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漢

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祚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按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于五祚甘泉河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况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于帝。弘明道德。比于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棄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按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萬乘。天子萬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萬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赧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總八百六十年。秦

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政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按老經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全在成王之後。但經爲注本。注以釋經。經尙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旣僞。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真之言。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

莊之教其來已久。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總虛也。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鶩。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驅。老教旨在于雌柔。佛法事明于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于齊物之場。八萬四千之法門。契寂滅于涅槃之境。修身治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愈顯。至如遣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于行靡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啟行。自近之遠。從

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麤文浮闊。似若相參。妙理沈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末。元無戴斑縠之冠。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象。習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號道士者。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羣。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琴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鍊。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于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

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觴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禮。上香之文。行道檀纂服之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葷辛。又偽造靈寶等經數十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號。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幡。于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爲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帝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獻過人。身爲道士。

居于茅山之朱陽觀。靜退無爲。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于所居地。起塔圖佛形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現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爲烏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爲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僞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爲梁武所器。尚。頻徵令仕。確乎不拔。並述詩以贈武帝。並入于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旣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革識遷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沈

聖上諭卷一
五
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
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聾盲。一至于此。幸蒙
南指。令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名若是。至于經教。莫不
僞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沈痼。

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旦暮而得之。復坐。有
疑便問。余爲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眾。道法之中。有道士女
冠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具備。準佛律。僧受二百五十
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冠所受法錄。一概齊等。更
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

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冠。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
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爲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
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
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
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
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
具矣。籙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
將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此籙者。然可行符禁章醮
之事。佛以尼是女人。女人性多嗜欲。隨機制法。故倍

多于僧。道家法籙。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冠。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僞作此法。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僞何惑。道法先無戒律。而道士不妻娶。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媼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尼爲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準道法。道士無不婚娶之禁。道士等咸請娶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于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于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于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如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憍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平王太傅。各有別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誰肯依信。盜鐘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所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偽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又有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

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構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卽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沐經。以對温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盂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僞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按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于孔子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用時

政。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爲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按宣尼此言。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土稱之爲聖。一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尙。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慚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伋愧環堵之卑陋。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扶搖九萬。垂天之翼。方升激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

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于善。理無有二。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義。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眾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羣分。九流區別。本跡雖異。義意乃殊。非唯麤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

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謨。洎乎姬文公制禮作樂。隆
二南之風雅。孔宣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
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朋友之列。
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尅己。施仁
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
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
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啟畋魚之漸。易著網罟
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馘斬首。效征戰
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胸達腋。申馳騁之娛。
天命剖肌。悉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奸詐起。符璽著而

矯僞生。盜國竊器者。害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
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
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于冥
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爲鬼之質。壽無遷變之
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于己
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
其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
孔丘不味山梁之雉。于定國之寬刑。孫叔敖之陰德。
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
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

于當代。或榮辱流于子孫。身造身受。似同現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命狐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爲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嗣其絕紐。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輝。全生遠害。無爲寂怕。恬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鑣各鶩。派一元之理。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黃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智。伯

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伐遺榮。巖棲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按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生之法。御七十三女。服一九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羣臣攀戀。收衣冠劍履。而葬于喬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厝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之患。黃帝馭青龍以冲天。躡紫虛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尙蔽芾甘棠。恩德留樹。况黃帝居九五之位。處萬乘之尊。馭龍駕以上仙。故勝寢疾。

而死。若羣臣攀慕情切。卽合留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賙左傳。以爲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欲邀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于廣成。所修在于一身。本非出世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之傳。並以虛陳。具在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爲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于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俱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象可見。于無象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卽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怕無爲。絕矯性之聖智。棄越分之間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忿怒之志。除剛勇之強。

聖訓卷一
梁捐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慈儉謙退之
行。卽得終其壽考。免于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絕。苟
違于此。則天命傷生。招于敗類。息胤勦絕。其後不嗣。
故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
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萬物以杜健羨之路。隳
四支以去形骸之戀。述木鴈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
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天壽
而延殤子。太山小于秋毫。則鉅細之妄。斯顯。朝菌長
于大椿。則修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
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己損物。致

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夫齡害命。牽累敗
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
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
明佛道全別。

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
知子休心齋以安身。非是爲他祈福。宣尼潔齋以變
食。豈關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助。造天尊以
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
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效驗。此
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伎。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于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卽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

屬司賓。以實而論。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

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鮑忘臭。沈淪溺喪。積有歲年。今屬頽光西邁之晨。方悟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戒。傳諸將來。使倒躓之徒。革心于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解于真如之理。遂筆削爲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計刻此論連圈計字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箇共
付刻資五十七元正

民國九年

十月

北京刻經處敬識

